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主、副線人物研究

曾金承

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星雲大師的《玉琳國師》是一部影響深遠的小說，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人物也相對單純。不過，單純的人物安排反而更加突出其重要性，其中最具關鍵的人物即為玉琳與其師兄玉嵐，二人分別為主、配角，並共同構成小說情節的緊湊性與張力。本文將採用胡亞敏《敘事學》中的線性敘事「複線結構」中的「主線」與「副線」人物安排，討論主角玉琳與主要配角玉嵐如何相互搭配，共同構成完整的小說情節。

關鍵詞：星雲大師、玉琳國師、敘事學、線型情節、主線、副線



Research on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auxiliary characters of Master Hsing Yun's " YuLin National Master "

Chin-Cheng Tseng *

Abstract

Master Hsing Yun's " YuLin National Master " is a far-reaching novel. The plot is not complicated and the characters are relatively simple. However, the simple character arrangement highlights its importanc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are Yulin and his senior male Yulan. The two are the main and supporting roles, and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compactness and tension of the plot of the novel. This article will adopt the character arrangement of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auxiliary characters" in the linear narrative "double line structure" of Hu Yamin's "Narratives" to discuss how the protagonist Yulin and the main supporting role Yulan match each other to form a complete plot of the novel.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YuLin National Master, narratives, line plot, main characters, auxiliary character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前言：議題的提出與構思

（一）議題的提出

《玉琳國師》是星雲大師 1953 年 2 月到 1954 年 10 月在《人生》雜誌連載的小說作品，並於 1954 年 5 月 20 日出版。本書出版後，廣受好評，妙願法師說：「再版上百萬冊，十餘次改編成舞台劇、電視劇、電影與廣播劇播出，影音與書籍遠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大陸甚至歐美等地，已成為佛教文學史上的傳奇。」¹甚至本土戲劇「尚和歌仔戲團」也曾改編演出，並前往日本交流。²

另外，星雲大師也自述《玉琳國師》對佛光山發展影影響：

如果有人問起，佛光山這塊土地是誰買的？我會告訴他，是玉琳國師。

玉琳國師是三百多年前，中國大清王朝開國君主順治皇帝的老師，他怎麼會買下佛光山的地呢？

五十多年前，我寫了一本佛教的小說，名為「玉琳國師」。這本書出版後，由於反應熱烈，之後又再版印刷好幾次，還拍成電視劇、電影，也曾在電視、廣播電台播出。後來我就用《玉琳國師》的稿酬買了佛光山這塊土地，所以說，佛光山的土地是玉琳國師買的。³

從大師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出《玉琳國師》受到歡迎與影響的程度，因

¹ 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人間佛教學報》第 7 期，2017 年 1 月，頁 195。

² 王祥穎：〈高僧傳記如何改編成舞台劇——以《玉琳國師》為例〉，《文學新鑰》第 28 期，2018 年 12 月，頁 23 - 24。

³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9·道場篇1·我建佛光山的因緣》（高雄：佛光山出版社，2013年6月），頁66 - 67。



此提供初步素材的煮雲法師說⁴：「星雲法師是佛門不可多得的文藝作家，被譽為佛教文壇明星之稱；尤其他別開生面以文藝小說弘揚佛法，他的《玉琳國師》已成為佛教界有口皆碑，一致讚譽之作。」⁵就文學藝術的成就與影響力而言，《玉琳國師》無庸置疑是值得肯定的，但相關的研究成果方面，卻不能相對呼應其成就。台灣方面，相關的期刊論文有嚴勝英〈略論《玉琳國師》中的佛教故事——兼談人間佛教思想〉、⁶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⁷廖俊裕、王雪卿〈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文學社會學考察〉、⁸王祥穎〈高僧傳記如何改編成舞台劇——以《玉琳國師》為例〉。學位論文則僅有黃怡禎的碩士論文《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⁹不僅數量偏少，且時間都集中在 2016 年到 2018 年之間。研究內容方面，如陳政彥所說，「多半討論《玉琳國師》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理念，以及可發掘的佛教義理。」¹⁰巧合的是，連同陳政彥在內，2018 年發表於《文學新鑰》的三篇關於《玉琳國師》

⁴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5·文教篇1·我與文學的關係》：「這本書的起因，是我曾經投宿在一個村莊，夜晚，尿桶的臭味，實在薰得我睡不著覺。一直以來，我很歡喜聽煮雲法師講故事，我就起床要求他：『煮兄，講一段故事給我聽吧！』他一聽也沒有推辭，就講了一段『千金小姐與萬金和尚』的故事。我覺得很有趣，同時，這則故事也發生在江蘇宜興磬山崇恩寺，是距離我出家的祖庭大覺寺不遠的寺廟。我就跟煮雲法師說：『感念你，為了不辜負你的辛苦，我會整理起來，把它寫成一篇小說。』後來就有這本《玉琳國師》問世，甚至還曾被改編拍成電影、電視連續劇、歌仔戲、空中電台廣播小說。」（高雄：佛光山出版社，2013年6月），頁63 - 64。

⁵ 煮雲法師：〈六年來的佛教出版界〉，《人生》第6卷11、12期合刊本，1954年12月，頁329。

⁶ 嚴勝英：〈略論《玉琳國師》中的佛教故事——兼談人間佛教思想〉，《人間佛教學報》第12期，2017年12月。

⁷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文學新鑰》第27期，2018年6月。

⁸ 廖俊裕、王雪卿：〈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文學社會學考察〉，《文學新鑰》第28期，2018年12月。

⁹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6月）。

¹⁰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頁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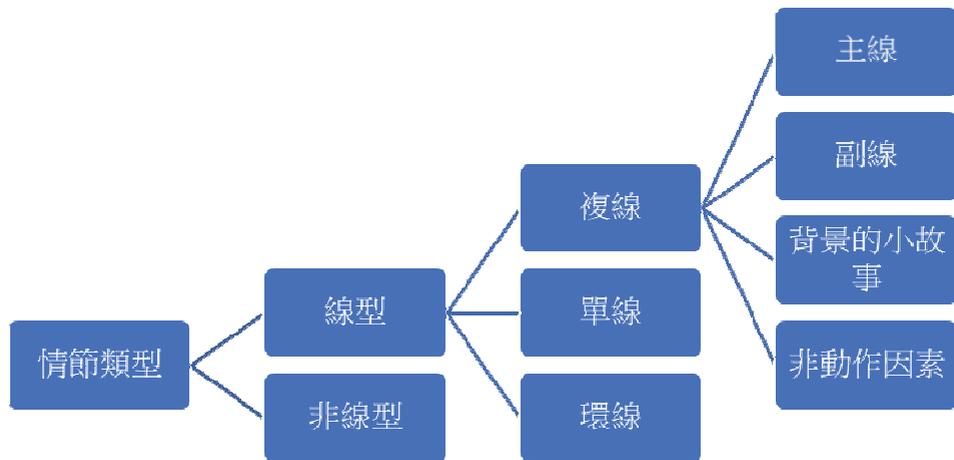


的論文，都跳脫了人間佛教與佛教義理的主軸，如陳政彥的論文採取成長小說的概念，廖俊裕、王雪卿的論文採用社會學的方法，王祥穎的論文採取了傳記敘事及傳播研究的方式等，有理論化研究的趨勢，這是從主題思想研究轉向理論與影響研究的發展，也是研究面向的開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的構思

本文將回歸小說的研究，以敘事學的方法為主，採「線型」的情節類型中的「複線」觀點，從主線、副線兩個面向，專注於人物表現探討《玉琳國師》的表現手法。

首先介紹敘事的「複線」，而複線歸屬「情節類型」的「線型」之下。為了使本文有更完整的陳述脈絡，在此將胡亞敏《敘事學》中的「情節類型」架構化呈現：



胡亞敏說：「線型又稱故事型，是情節的形式分類。它標明情節發展的軌跡，



顯示情節的組織關係。」¹¹《玉琳國師》類似於傳記小說，情節發展的軌跡密切且連續，屬於故事性的線型情節。線型又分複線、單線與環線，胡亞敏對複線的說明如下：

複線是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論述的一種基本情節類型，它由四個層次組成：①主線，圍繞主人公發生的、並在故事中起支配作用的故事線；②副線，貫穿整個作品的次要主人公的一系列事件③作為背景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可以出現在作品的一個或幾個片段之中④非動作因素，及作品中關於哲學、社會、歷史、道德的思考和論述，如一些富有哲理的對話和議論。¹²

胡亞敏也認為長篇小說大多歸入複線這一類型，並且具體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例說明。¹³筆者認為，《玉琳國師》全書八萬餘言，就篇幅而言，可算是長篇小說，¹⁴就其篇幅、結構而言也可以歸入複線；但小說的關鍵表現在於人物的描述，因此，本文將從主線與副線的人物事件進行探討。

二、《玉琳國師》的主線發展

如前文所述，主線是「圍繞主人公發生的、並在故事中起支配作用的故事

¹¹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30。

¹² 胡亞敏：《敘事學》，頁130。

¹³ 胡亞敏：《敘事學》，頁130-131。

¹⁴ 關於小說的篇幅認定，並未有一致的看法，如2021年「鍾肇政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類規定的字數是80000字以上（詳見<http://literature.typl.gov.tw/2020-4.html> 2021.03.07 檢索）；另外，根據「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簡稱「國藝會」）的「長篇小說專題資料庫」中指出：「對於『長篇小說』定義，係參考國內、外長篇小說相關獎項之字數設定，以『10萬字以上』為客觀認定，並參酌獲補助者主觀認定之8-10萬字作品。」（詳見<https://archive.ncafroc.org.tw/novel/intro> 2021.03.7 檢索）因此，可將《玉琳國師》視為長篇小說。



線」，《玉琳國師》全書二十回都是以玉琳的經歷為主，除了第二回〈十不全的書記師〉為了連繫玉琳與王小姐的前世情緣與因果而將時間往前逆推二、三十年之外，其餘皆是依照主角的經歷順序敘述。因此，《玉琳國師》的主線是由玉琳所構成、展開。關於主線（玉琳）所構成的主配故事之主線，可以從主角個人的修為發展，並依序影響佛法的入世與推展。

（一）玉琳個人修為之進展

關於主角玉琳的個人修為進程，黃怡禎的碩士論文《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與陳政彥的〈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都有詳論。黃怡禎的碩士論文以第二章「《玉琳國師》中的自覺之道」專論其自覺進展之過程；陳政彥則是以西方「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 或 Initiation novel）的特質進行探究。二者雖然採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論述的重點與角度則有相似性。

黃怡禎論述玉琳國師的自覺修行時，歸納出「愛執」、「我慢」、「生死」、「名利」，並將「愛執」、「我慢」與「名利」視為第一層次「無明的事由」：

第一個層次「無明的事由」，如：愛執之因、我慢之因、名利之因，分別將《玉琳國師》中，關於愛執、我慢、名利等部分的故事情節串連起來，以便在下一個次第「無明的對治」，引經證例《玉琳國師》中的修行。¹⁵

論文中依故事的時間軸線發展，依序提出玉琳歷經愛執、我慢、名利的考

¹⁵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23。



驗，先論其成因，再說明小說中提出的對治方法，接著再引述佛教經典為例。¹⁶經過層層的考驗，從「自覺」而後能「覺他」，而達於成佛的境界。¹⁷

陳政彥的論文主要在討論《玉琳國師》所呈現青年僧侶的成長歷程，也是從「自度」的「愛執」、「我慢」，到「在度他利生的過程中轉變為大乘的覺悟」的過程，¹⁸最後，陳政彥總結全文：

而在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玉琳自自身修養的課題上，超越了愛執與我慢的關卡，在利他的方面，則是逐漸由小乘自了羅（按，原文缺「羅」字）漢轉成承擔名利，努力救濟一切眾生的大乘菩薩。……同時，星雲法師仔細刻畫玉琳在面對每一個難關時，內心充滿猶豫掙扎，一方面，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玉琳一路成長的心路歷程，一方面可以讓平凡的我們也能依循著玉琳的思考脈絡，解決我們自身的難題。¹⁹

從修行中不斷經歷、克服難關，化解個人的愛執與我慢的修為關卡，再由自覺而利他，並進而「為教爭光」。關於「為教爭光」，在《玉琳國師》中，是玉琳的師父天隱老和尚在玉琳同意與王小姐結婚時囑咐他的話：「此去為教爭

¹⁶ 例如以「愛執」所論及的關於王小姐對玉琳的前世宿緣再加上此世的情緣，因而提出玉琳還俗成婚之請求。面對此難題，玉琳如何從陷入因執著而兩難的處境，再到洞房花燭夜藉由跑香而讓王小姐披頭散髮、滿臉花紋的醜狀，並藉以開示她理解世間的美相皆為空色，唯有修行才是脫離苦海之道。接著再引述《鼻奈耶》說明善了因緣為「道情」才是將一己的私愛提昇為對一切眾生的慈悲：「志性比丘尼即摩登伽女，摩登伽女非嫁阿難尊者不可，世尊契機教化，指示摩登伽女若要阿難尊者作為夫婿，先要跟阿難尊者一樣出家修道，而摩登伽女在世尊廣說四聖諦時，當下豁然開解，證阿羅漢果，世尊於是問言：『汝現在還要阿難作為夫婿否？』又言：『汝可以去找阿難。』志性比丘尼慚愧羞恥，長跪道：『過去實在愚癡，不斷追逐阿難，如今我已心開，如黑暗中得見燈火光明。』」見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34 - 35。

¹⁷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58。

¹⁸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頁 202 - 206。

¹⁹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頁 211。



光，多多珍重！」²⁰而此行的路上，玉琳也謹記師父的教誨：

他坐在轎子裏，不住的思潮起伏，他念念的都記取著師父臨別的贈言，「為教爭光」，這是多麼重大而神聖的榮耀的事！他心中早就立定了堅決的意志，他想到一個自命為教爭光的人，他是不會為黃金美色所動搖的！²¹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天隱老和尚雖然說此去是為教爭光，且玉琳也預期自己可以藉此度化王小姐，必然不辱師命；但就全書的發展與天隱老和尚和玉琳的互動情況，可以看出所謂的「為教爭光」必然不僅止於度化王小姐，進而言之，度化王小姐只是玉琳為教爭光的開端。

當玉琳得意的完成自認度化、拯救王小結的任務後，回到崇恩寺向方丈師父報告事情的處理經過後，天隱和尚既滿意又隱含期待的對他說：

玉琳！你把你和王小姐的這段因緣了結處理得非常得法合理，……你已懂得愛護自己，但我更望你能尊重別人，這兩者都是學佛的人所不能缺少的！……你還是到大殿上負香燈的責任，你今後麻煩的事情還是很多的，佛教僧徒的光榮也將繫在你一人的身上，你要好好的珍重！²²

顯然，玉琳原本以為已完成為教爭光而興沖沖的回到崇恩寺，但從天隱和尚的這段話中可以知道真正需要玉琳光榮佛教的是在未來，因此當玉琳聽完這些話後，是「半懂而半不懂的」。²³而且提到希望玉琳能尊重別人，顯然是知道他有修行的智慧與風度，但終究年輕氣盛，好與人爭又不能完全客觀的窺人全貌。正因玉琳「半懂而半不懂的」，因此天隱和尚有意敲打他，使他加速成長，

²⁰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5月），頁28。

²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29。

²²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5。

²³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5。



故意點出玉琳是他的「半個徒弟」，而一直以來被玉琳所看不起的師兄玉嵐才是完整的「一個徒弟」，藉以激出玉琳的好勝之心，之後再藉由師兄弟抄寫《法華經》之事，讓玉琳知道師兄玉嵐是「外現羅漢相，內秘菩薩行」。²⁴此後，玉琳才深切的檢討並成長，如他因為徹夜讀經而睡過頭，以致誤了打板的時間而遭到糾察師的責罵：

「胡說！天這麼亮了，你都不起來打板，還說是很小心，我看你近來和你那位好吃懶做的師兄一樣了！」

「我不能和我師兄一樣，請你不要稱讚我，我不如他，但是你也一樣不如他。他實在勝過我們多多！」玉琳不甘示弱的回答。

「你敢侮辱我？」

「糾察師！請你不要氣！我過去和你一樣，我們都把自己看得太高，太了不起，其實我們真的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人，我們都還以為他無用，這就是我們人類的愚痴！」²⁵

從以上對話中，可以看出玉琳在個人的修為已經達到自我成長、解脫的小乘思想，雖猶有不足，但已是自我克服的進展。在這段過程中，可以從兩個主要事件觀察觀察故事主線的發展。

第一個事件是玉琳與王小姐的情感糾結與度化過程：在這個階段，玉琳身上並存著「我慢」與「愛執」。從故事的開始就可以看出年輕的玉琳有這傲慢、固執的脾性：

²⁴ 關於玉嵐、玉琳師兄弟抄寫《法華經》之前因後果，可參見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56 - 61。

²⁵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69 - 70。



宜興磬山崇恩寺裏上上下下的師父，都在忙著準備歡迎大施主，那就是當朝的王宰相的小姐前來進香。

寺中裡裡外外都以灑掃得非常清潔，唯有在大雄寶殿館香火很勤快的年輕香燈師玉琳，今天反倒懶惰起來了。

.....

玉琳的個性每個人都曉得的，他安分守己，見人都是一團和氣，唯有對一些有權勢的人不肯低頭，對於一些名人要到寺院中來，他都是鄙視那忙著歡迎的人。²⁶

從這段小說開始的描述，可見年輕的玉琳是一個認真安分，但對於權勢有著強烈的排斥感，不論所謂的有權有勢者是否為虔誠的施主，雖不免流於偏激，但能看出他高傲、不向權勢低頭的個性。

接著當玉琳在洞房花燭夜開釋王小姐後，如釋重負地回到崇恩寺。對於自己處理這段因緣感到得意自滿，從小說中的描述，可見玉琳此時雖然辦了好事，但也膨脹了自己。首先，他在寺門口遇到自己平時就看不慣的師兄玉嵐，在和他對話後更覺厭惡了，「心中一面想著他能把王小姐的生命從死亡的邊緣上救了過來而歡喜，但他又想到這位懶惰的師兄，心中又非常掃興！」²⁷接著再見到一群七嘴八舌，打聽私事、湊熱鬧的好事者時，玉琳口中應付著，心中厭惡著：

他辭別師父後。剛走進佛殿上鼓下面自己睡覺的那間小房子中，很多好事的苦行單上的大眾，得悉玉琳很早就從宰相府回來，都驚奇的來探聽

²⁶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3。

²⁷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4。



消息了……

「問你小白臉怎麼長得這樣的漂亮？是嗎？」調皮的巡山說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玉琳臉上稍微露出了羞赧，也露出了愠意，他懂得這些人的根性，只得按捺著，他也知道同這些大老粗是沒有什麼可計較的！……

他在一面整理東西的時候，一面不住的為剛才這些人說的話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他心想：「這些行單上的大眾，他們大多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中途跑來寺中服務，僧不僧，俗不俗，小時候在家沒有讀書，到寺中來又不研究教理，終日做著和工人一樣沉重的工作，過的也和苦工一樣的生活，你聽他們的出言吐語，都是那麼的鄙俗。」²⁸

雖然玉琳以堅定的心志，度化了王小姐，但也因為這件好事，反而讓他更加深了我慢之心，眼中所見盡是他人之不足；另外，雖然經過一夜的開示，王小姐似乎有了追求真理的心，也有了出家的念頭，但她出家的念頭還是糾結在玉琳一個人身上，因此才提出建造寺院出家，並請玉琳住持管理之議，²⁹可見她對玉琳的愛戀之心並未死。後來在相互討論出家的問題時，王小姐又一直要求能追隨玉琳，接受他的引導，被問得無奈的玉琳也只能敷衍她：

「我不過是希望你常常指導我。」

²⁸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46 - 51。

²⁹ 王小姐對玉琳說：「我現在極願意踏著你的後塵邁進，不過你也要稍微為我設想一下，你走了，我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出家呢？即使說，仗著父親的名位勢力，他會把我送進一個很大的庵堂裏去，但那時候雖然是出家了，而沒有人指教，出家後不懂佛理，那出家有什麼意思呢？假若你願意的話，我設法建築一座寺院，你不要再回去當那很苦的香燈師，這座寺院交給你住持管理，你說好嗎？」見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38 - 39。



「只要你是真心覺悟，這些問題在範圍之內都可以的。」玉琳看看時間不早，一心想要脫離此地，而且初步也算達到他的目的了，只得胡亂的允諾。³⁰

顯然玉琳雖然有心幫助王小姐，但急於求成，或許也急於逃脫此一尷尬處境，因此隨意允諾，導致留下一個未完成的結尾，況且，此時的玉琳只是靠著緊要關頭能夠自我控制的情慾，而非真正的跳脫情慾的執著，所以當王小姐在洞房花燭夜頻頻向他傾訴依戀之情時，「玉琳的胸中不是沒有愛火的燃燒。他和一般人一樣，王小姐的美貌和多情，像七月的颱風，瘋狂的要捲去他不動搖的意志。」³¹而且當玉琳隔天離開相府後，「他此刻又好像有一點失去什麼東西似的空虛之感。」³²顯然，理智上的自我節制之外，年輕的玉琳對王小姐的情意也非完全無動於衷。

第二個事件是抄寫《法華經》事件，原本因為年少氣盛且自認處理王小姐的婚事得當而自滿的玉琳，並未能理解天隱和尚希望玉琳能尊重別人的深意，於是有了上述「一個半徒弟」與師兄弟半月為期抄寫《法華經》之事，玉琳覺得師兄玉嵐平日好吃懶做，不可能在半個月內抄完七卷近八萬字的《法華經》，除了自覺必然能壓過師兄之外，也對師兄起了同情之心：

一面想著以師兄那麼懶惰的一個人，平常就沒有看他寫過字，半個月中一部楷書的《法華經》他怎麼能抄寫得起來呢？那時我總可給師父認識了，總可讓師父知道師兄無用。但他又想到師兄那時所受的難堪，不覺

³⁰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1。

³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38。

³²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2。



得又生起憐愍師兄的心情來。³³

此時的玉琳，心中我慢與憐憫之心皆有，但不免因為即將爭取師父的認同，且揭發師兄玉嵐懶散的真面目而自喜。然而，當玉琳於第 14 天滿心歡喜的將抄寫的經文送給天隱和尚時，才知道師兄已於三天前就已經抄好經文了，在玉琳驚訝之餘，天隱和尚乘機開示玉琳，讓他很抱歉的說：「我的確和一般人一樣，我錯怪了師兄，聆聽了師父的開示，使我深深慚愧！」³⁴至此，玉琳算是認清的我慢的的缺失，並尋求機會向師兄表達歉意。

而玉琳真的的去除了愛執，也是在認清師兄內秘菩薩行的本質之後，因為佩服師兄而肯真心接納他的勸諫，才知道自己當初對王小姐的開導只是站在自我保全的立場，而非完全立於救贖王小姐的角度：

「你以後救人要救到底，可不能半途又放下了人！」玉嵐的話，就像是命令似的口吻。

玉琳知道師兄這話，都是指著他到王相府中去招親的那段事而說的，他想想這也是不錯的，他雖然到王宰相府中去說服了王小姐，王小姐的病雖然給他醫好了，但他並沒有能使王小姐完全跳出生死愛慾的大海。³⁵

此時的玉琳，已經放下我慢的遮障，能心悅誠服地聽師兄玉嵐的話了，也從師兄的提點中，知道自己對王小姐的愛執並未完全處理好，但卻不知如何著手。接著也是透過師兄玉嵐的安排，才讓玉琳與王小姐從愛執中解脫。

玉嵐在幾次幫玉琳帶回衣食後，讓玉琳以為這是韋馱菩薩為他護法的，而

³³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58。

³⁴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61。

³⁵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76 - 77。



師兄也刻意安排他和「韋馱菩薩」見面，因為此時的玉嵐已經對師兄絕對的佩服與信任，所以對他的話毫不懷疑，玉琳依照師兄的指示在寺外大路上等著，沒想到等來的是王小姐的侍女翠紅：

「我每次奉小姐的命令送東西給你，總是碰見那位瘋傻的師父，他說我不容易找到你，即使找到你，你也不願意理睬我，因此，他叫我把東西給他帶給你，但每次回去，小姐總是問你有什麼回信，我都沒有話答覆。今天早上那位瘋瘋傻傻的師父臉也不洗就到城裏去找我們的小姐，我也不知道他和小姐說了些什麼話，小姐就叫我來找你。」……

「你這個人，好像和木石一樣，一點情意沒有。……你既然這麼沒有情義，為什麼這時又假惺惺的關心我們小姐呢？」

翠紅丫鬟的這一席話句句都包含了責難的口吻，放到過去的玉琳，如果以宰相府中人的身分向他講這些話，他可能就不忍耐了。但現在他知道，這件事是不能任性的，……

「你們身陷在愛情的網中，一點自由都沒有。對於你們自己這個人，尚且還沒有弄明白，那裏還能懂得你們的愛情呢？我站在愛情的網外看你們，真覺得你們愚痴得很！……世事都像春夢一樣，何必要對春夢似的世事那麼認真呢？翠紅！你們的小姐見到我這時的面孔長得好，所以愛上我，假若他見到比我更美的男子不是又要愛上他了嗎？你說我不懂愛情，我這樣或許才是真正的了解愛情！」³⁶

透過和翠紅的對話，玉琳也逐步理清自己和王小姐的這份情緣是如此的

³⁶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87 - 90。



「空」，因為彼此最初都建立在「色」之上，尤其是王小姐，他在前世也是因為看到美好的字體而對寫得一手好字的書記師心存美好的幻想，但是當見到相貌「十不全」書記師時，「嚇得小姐差點兒就魂飛天外，在小姐眼中，明明像是見到夜叉羅剎鬼的樣子，哪裡是人呢？」³⁷因此，王小姐歷經了兩世與玉琳的情感糾葛，其實都是著落於膚淺外在之美：前世因字之美對書記師心存遐想，但又因色身之醜陋嫌棄、驚恐；此世對玉琳的迷戀也是起於美麗的面貌。在這段對話中，玉琳也逐步自我省思，破除的因色身的迷戀而產生的愛執，同時也打動了翠紅，³⁸且翠紅必然也將這對對話的內容轉告王小姐，因此而有了她後來堅決出家的心志。

後來，王小姐與翠紅也在玉琳的感召之下，在千華庵出家，大師刻意在此強調女性在佛教中的的位：

因為在他覺得，佛教僧團中擁有極大多數的出家的女人，她們名義上雖然是都做了覺世救人的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而她們本身卻好像沉迷在糊塗的夢中，她們大多數在寺院中除了早晚課誦以外，很少關心佛教，怎樣讓佛教興盛流傳在世間？在她們八識田中根本就沒有這一粒種子。即使極少數的有關懷到佛教存亡的熱忱，也都以為挑擔如來家業的責任應該由比丘去負，所以，一千多年來的中國佛教裏那些光輝燦爛的歷史，大都是比丘們寫下來的。比丘尼是中國社會女性群中的一份子，中國女性的地位沒有和男性平等，佛教界的女眾也常會遭受人們的幾分歧視。佛教的制度沒有把比丘尼列入和比丘同等的地位，做比丘尼的也從沒有

³⁷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5。

³⁸ 玉琳與翠紅對話結束後，「頭也不回的走了，留下給翠紅的是交織著的敬意和怨恨的心情。」見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91。



說為自己的地位來奮鬥爭取！³⁹

星雲大師在王小姐的角色安排中，始終是提供玉琳挑戰與成長的功能，尤其是玉琳在引導王小姐出家的過程中，處處可見大師對比丘尼在佛教中起了正面影響的觀點。以上這段透過玉琳內心自白的陳述，基本上就是替星雲大師代言，當然，也呈現了玉琳思想的成熟。

（二）佛法的人世與推展

當玉琳完成個人修為的捨棄我慢與愛執之心後，接著要做的，就是利他精神與為教爭光。

小說中，玉琳的是透過利他的精神而逐步達到為教爭光的目標，我們可以從主線玉琳的身上經歷幾個事件：吳師爺的陷害、遇順治拜國師、山寨變佛寺、護教斥巡撫與圓寂興寺。

1. 吳師爺的陷害

王小姐受到玉琳開示後在千華庵出家，玉琳幫她取的法名叫「醒群」。在醒群的出家大典結束後，玉琳暫留於千華庵；不料招來像府吳師爺的忌妒，幾度設法為難玉琳，但都被玉琳機智且誠懇的化解。最後，吳師爺竟惡向膽邊生，殺害一名丫鬟後嫁禍給玉琳。⁴⁰玉琳雖然明白自己遭受吳師爺的陷害，卻招供自己殺人，從翠紅到獄中探視時，玉琳在與她的對話中，也逐漸理清自己的態度：

……玉琳近幾個月裏，他對於人生已有另一套看法。他近來參禪打坐，

³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96。

⁴⁰ 關於吳師爺殺害丫鬟嫁禍玉琳的過程，可參閱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17 - 138。



在寂靜的禪的境界中，對人生的認識又深了一層體會。所謂這個世間上的人，有人有清白的人格，有人沒有清白的人格，這本沒有一定的標準，這只不過是會得欺瞞與不會欺瞞罷了。……而且，修學菩薩道的人，只有成就眾生，不可為害眾生。……現在，既然有人放不下他，替他佈置下這個陷阱，他以為這一定是他過去生中自己害過他，所以才有今日的果報。……而且，自己這樣直爽的招供，可能感動這位作惡的人，使他以後不致於再害別人。……他現在更覺悟到自己與眾生一體的真理，以及怨親平等的修養。……將此一命，布施給人，倒也是不辜負在這世間上走了一遭。⁴¹

此時的玉琳，思考的已經不是自己的名聲與得失了，甚至於認為自己的生命並無特別重要，只要捨了自己的性命，能夠感化一個作惡之人，使之不再害人，便是有利於人間的最大功德，也是「玉琳對自身修行以及救渡眾生之間的抉擇」。⁴²吳師爺的陷害事件，代表著玉琳從自我修行解脫，轉向眾生解脫的大乘菩薩道。

2. 遇順治拜國師

玉琳回到崇恩寺中，延續著捨我利他的思考，有了外出參學的想法：

他覺得世界是那麼廣闊，眾生是這麼眾多，而自己卻在這深山古寺之中，終日不能與廣大眾生接近，同時，他更想到出家人的任務，既是弘法利生，那必須先健全自己，充實自己，不然，弘法是如何去弘？眾生是如何去利？他想到這裏的時候，忽然心中起了個念頭：「到各方雲遊參學

⁴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26-127。

⁴²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頁207。



去！」⁴³

玉琳在寺中待久了，雖然自我修行日益精進，但終究將佛法與人世相違了。事實上，在此之前，玉嵐已經提點過「真正的佛法是不離眾生，修學佛法要到眾生處去求。」⁴⁴只是當時的玉琳雖然認同，但自己與王小姐的情緣未解，自身的修為未到位，無法顧及眾生；而此時，玉琳已順利度化王小姐，又經歷吳師爺陷害的事件，自身的修行境界已然提高，要從出世轉為入世，誠如廖俊裕、王雪卿所言：「星雲大師在此強調沒進入眾生的關係中，是無法真正了解、懂得佛法。用天台宗的術語來說，星雲大師認為塵沙惑一定要在眾生的關係中才能解消。」⁴⁵

於是，在拜別師父後，玉琳踏上了親近眾生之途。在揚州渡江之時，透過師兄錦囊的指示而救了順治皇帝，因而順治有意禮拜玉琳為國師，雖然玉琳一開始謙辭，但在皇帝的一番誠心要求而接受：

「寡人和你有緣，希望不要過分推辭！」

順治皇帝意甚誠懇，玉琳想到為佛教為僧人爭一口氣也就老實的承認。他現在對於名利的觀念本來是很淡泊，但他想能為出家僧眾揚眉吐氣，這也是他很樂意的。他想到追求名利榮華是一種執著，捨棄名利榮華更是一種執著。最好對名位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他對這些沒有要求，他只覺得能成就眾生，有益佛教，也就心滿意足了。⁴⁶

此時的玉琳，所思所想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問題了，而是以整個佛教、僧人

⁴³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41。

⁴⁴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76。

⁴⁵ 廖俊裕、王雪卿：〈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文學社會學考察〉，頁 266。

⁴⁶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46。



為考量點。一反之前對權勢的冷漠與排斥，以隨緣的態度，認為機會來了，就以之成就眾生，有益佛教，也就是實踐天隱和尚一再提醒的「為教爭光」。

此時，玉琳正式有了國師的身分，此後的主線情節發展也都與「國師」的身分息息相關。

3. 山寨變佛寺

玉琳被拜為國師後，身處宮中，原本希望藉由政治的助力、國師的身分弘法利生；但大半年的時間卻都留在宮中，對於解救芸芸眾生的苦難，以及弘法利生，則是沒有絲毫進展。於是，玉琳向順治皇帝提出到各地行腳的請求，順治皇帝百般挽留不成，只得讓玉琳出宮。玉琳離開時，對於皇帝賞賜之物絲毫未動，只帶走了國師的金印，玉琳所持的理由是：

雖然他現在已尊為國師，但他老是覺得自己所學與現在的名位沒有相當，像師兄，智慧道德多玄妙莫測；像老首座，年高戒長多稀有難得，但他們都隱其所長，不願過分出頭露面。在他自己也有個感覺，再過數年，等學德經驗更豐富的時候，他願靠政治的助緣，為佛教為眾生做番事業，他當初把國師的金印帶在身邊的時候，就有了這個決心。⁴⁷

在尋求自我修行的途中，玉琳帶著國師的金印是期待有一天，能夠憑著政治之緣而弘法利生，但他並不執著一途，舉凡方便傳道覺世之契機一到，玉琳又可以當下決定以一枚金印布施給道徒：

有一天，他錯過了掛單的寺院，在安徽的境內一棵樹下靜坐，忽然有一群強盜從他面前經過，其中有一個用刀一幌道：

⁴⁷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54。



「你是什麼人？把身上的錢借一點給我們用用！」

……另一個強盜從朦朧的月色中，看出玉琳國師是一個出家人，他很為玉琳國師鎮靜的態度所攝受，他推開眾人向前道：

「啊！你原來是一位師父，請你先說，我們不做強盜，你有什麼東西送給我們？」……

「我有一塊黃金，二三斤重是有的，假若你們今後不做強盜，我就可把這塊黃金給你們，你們可以把它賣了，所得的錢大家平分，改做小本生意，免去搶劫造罪，這不是一樣可以生活嗎？」

「那很好，你快把黃金拿來給我們，我們承認！」眾強盜都紛紛承認著。

玉琳國師毫無所謂的把他隨身帶的金印拿出來，當他要交給那個為首的強盜的時候，又對大家說道：

「我更有一句要緊的話吩咐你們，這塊黃金當你們要去出賣以前，不要忘記把黃金上的幾個字要先鑿壞，這是我的好心，我告訴你們，是為免去你們的麻煩！」⁴⁸

玉琳給強盜金印的原因不是貪生怕死，而是覺得如果「能以這塊金印，使這幾十個人不再為害社會，不再為害過往客商，也是有很大的代價」。⁴⁹因此他認為這是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且玉琳全程鎮定，取出金印時又是毫無所謂的態度，不眷念與執著，態度自然，誠如黃怡禎所言：

對於金印也沒有留在身邊的貪念，玉琳國師這是「施空」與「施物空」；

⁴⁸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54-155。

⁴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55-156。



無所依止於「己身」、「財物」；亦於施時不著「我相」、「施相」。⁵⁰

玉琳此時已經對外物無念於心，也不以施捨的態度將金印給予群盜，在他心中，此物於誰有益就歸誰，無所執著。且玉琳還交代群盜記得將金印上的字敲掉，以免惹禍上身，希望他們可以變賣此物以最為營生的資本，如果這枚身外之物能夠使這群強盜不再危害社會，將是莫大的功德。

而另一方面，當群盜回到山寨發現金印上刻著「大覺普濟能仁玉琳琇國師」幾個字時，頓時驚懼交加，議論紛紛，此時，群盜中的領袖王德盛發話了：

「各位兄弟們！我們荒山落草，居然搶劫國師的金印，朝廷知道，我們的生命還保得住嗎？我們路遇國師，也不知拜見，真怪我們沒有智慧之眼。現在我們再去，國師一定還沒有走遠，如果是真國師，奉還金印，我們就拜他為師，如果不是國師，我們也放了他，總之，他是一位出家人，不知各位兄弟們贊成嗎？」

大家都贊成，甚至還有幾個人說，如果真是遇到國師，他從今不願再做強盜，願去剃髮為僧。⁵¹

後來群盜共 74 人拜玉琳為師，並將山寨所在之山改稱為「正覺山」，山寨改成佛殿，稱之為「正覺禪寺」，為首的王德勝法名為「醒道」。不論就現實或小說而言，簡單的一個贈送金印行為，以及群盜之間的短短對話與考慮，就可以讓長年聚眾為盜的一群強梁幡然感悟，出家為僧，轉折似乎快了些。但在小說中群盜與玉琳剛見面時的對話可以看出他們為盜只是因為生活所逼，為了活口而為之。當他們看出玉琳是個和尚時，語氣就立刻轉變了：「啊！你原來是一

⁵⁰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90。

⁵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56 - 157。



位師父，請你先說，我們不做強盜，你有什麼東西送給我們？」顯然是對佛教、僧徒心存敬意的。接著又說：「不做強盜，只要你有飯給我們吃，……」可見他們也是為了生活所逼而落草為寇，所以，當取得營生的條件後，他們也就不願再為盜了，可見其本質具有善性；當確認玉琳為國師時，他們立刻決定追隨出家，這樣的轉折也是有前後因果的，同時也呈現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決心。

4. 護教斥巡撫

玉琳在正覺山兩年後，動身準備回到京城。途中，遇到一名進京趕考的馬姓學子，這位馬姓青年一開始就表現出鄙視佛教的態度，「我不是你們佛教的施主，我是讀孔子書的人，……」⁵²當玉琳表明身分是國師時，馬姓青年非但不信，還與玉琳打賭：「瘋和尚！你不要瞎說！以你這麼一個窮酸的苦惱樣子，也妄想做國師？你如真能作國師，我姓馬的不去赴考，寧願服侍你三年！」⁵³最後，年輕人當然賭輸了，三年中，馬姓青年只得侍奉在玉琳身邊；但其內心並不安心：

在船上與玉琳國師打賭輸了的小馬，見到當今天子以及宮廷內外對玉琳國師的尊敬，他就被這樣的權勢攝伏住了。他現在服侍玉琳國師，進茶進水，一切如儀，表面上恭敬乖巧，謹慎服貼，但在內心卻不甘願，他想到自己本是求官的士子，千辛萬苦從家鄉趕來京城，總以為三元及第，能有個一官半職，誰料想到為了在路上幾句不平之言，真的做了一個出家人的侍從，每日替玉琳國師鋪床疊被，隨侍左右，和童僕沒有兩樣。小馬心中的懊惱怨恨，自然不難想像。

⁵²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65。

⁵³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66。



玉琳國師為了折伏小馬的貢高我慢，真的就讓他侍候自己。不過玉琳國師對他很是慈悲愛護，小馬的家中，玉琳國師也曾派人前去送過八十兩白銀，可是頑強罪業纏身的小馬，並不因此感激，他對玉琳國師不敢反對，但他遷怒到佛教，遷怒到一切出家人，他要等機會報復在玉琳國師這裏所受的委屈。⁵⁴

小馬心高氣傲，難以折服於人，在宮中對玉琳畢恭畢敬並非心悅誠服於國師，更非崇尚佛教，實乃懼於宮中的威儀與勢力，因此，在長期的壓抑下，內心對佛教、僧徒的憎恨反而日漸加深。終於在三年後，誤以為小馬是真心服侍他的玉琳向順治皇帝求了個官，沒想到一向敬重國師的皇帝竟封小馬為湖北巡撫兼總督。

到了湖北就任的馬巡撫，因為對佛教的反感，以興建孔廟為名，下令拆毀當地有名的歸元寺，並且要驅逐寺中所有的僧侶。正當歸元寺危難之際，身處宮中的玉琳突然有所感應似的無法心安，於是走出宮門，見到小河邊有一艘小船，船上一名白鬚老人向他招手。玉琳上了船，突然狂風大作，一夜之間行走千里，來到了湖北，當他下船時，白鬚老者給他一個紙包，寫著：「玉嵐要我一行，湖北歸元有事，千華正覺一遊，護法韋馱等你。」⁵⁵顯然，這趟不可思議的旅程是師兄玉嵐所安排，也提醒玉琳前往歸元寺解難。

到了歸元寺，玉琳向唯一留守的老長老問清緣由之後，隨即決定搭一座高台，自己坐在上面，並書寫「國師在此」四個大字。果然，等到馬巡撫率眾前來拆歸元寺時，看到四個大字以及坐在高台上的玉琳頓時嚇得伏在地上求饒。當然，玉琳沒有真正嚴懲馬巡撫，只是要求他自己出資為歸元寺佛像裝金，並

⁵⁴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71。

⁵⁵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75。



將房屋重新油漆，雖然懲戒不重，但已然再也不敢有一點威風。

5. 圓寂興寺

年老的玉琳國師行腳到江蘇的淮安，自知時日已無多，但能想著自己的生命最後能否為佛教、為眾生作出貢獻：

有一次他行腳到了江蘇的淮安，身體感到疲倦，舊了的東西一定要壞，他知道他病了。因此，他想在法王寺掛單，法王寺一片衰頹的樣子，他看了很傷感。他想就把最後的身體留給法王寺興隆這個道場，結個法緣吧！……

「因為病了，請讓我在貴寺休息幾天！」

知客師聽到他有病，表示非常同情，但他又很為難的樣子說：

「你這麼年老，若有長短，本寺如何負責？」

「請不必掛心，我有扇子一把，書信兩封，不但不會拖累貴寺，貴常住一定會因此中興。」……

沒有幾天，玉琳國師圓寂了！他趺坐坐在禪床上，雖然是圓寂，但和入定一樣。

法王寺裏的大眾為客僧玉琳國師的圓寂很著急，知客師忙找玉琳國師的一把扇子，兩封遺書。這兩封遺書一封是給正覺山玉嵐師兄的，一封是給千華庵醒群的。醒群和玉嵐是什麼人，法王寺中沒有人知道，再把扇子打開一看，上面寫著「如朕親臨」四個大字，並有玉琳國師賜存的字樣，下面是順治皇帝的玉璽。……



「報告和尚！」知客師對住持和尚道：「他曾說這兩封遺書和一把扇子可以幫我們中興道場！」

「他有這樣說法嗎？本來，一位國師能圓寂在我們小寺，實在是無上的光榮，他的圓寂之身，還能有益道場，真是一位令人可敬的國師！」住持和尚說話時兩目恭敬的注視著玉琳國師的遺體。⁵⁶

這是《玉琳國師》最後的結局，也是玉琳所能做的最後貢獻，他可以放棄世俗的美色、不在乎國師的尊榮、捨棄價值連城的金印，最後也將奉獻出他的色身給道場，黃怡禎說：

玉琳國師內財布施圓寂的色身給道場，藉由國師的名氣讓法王寺接引許多信眾，使得更多信眾得以納受佛法水，這是法施與眾生，而興隆道場也給與法王寺住僧接引度眾的信心，這是無畏施。⁵⁷

最後，玉琳以自己的色身興隆了法王寺，也為興隆佛教做了最後的貢獻，此時回顧其一生，除了達成天隱和尚交代，也是玉琳時刻努力的「為教爭光」之外，也為佛教界立下了典範。

三、《玉琳國師》的副線發展

胡亞敏對「副線」的解釋為「貫穿整個作品的次要主人公的一系列事件」，為了使讀者更清楚其內涵，胡亞敏並舉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例：「主要人物----九死一生；次要人物----滿清官員苟才。」⁵⁸從胡亞敏的說明與舉例來看，

⁵⁶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82 - 184。

⁵⁷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92。

⁵⁸ 胡亞敏：《敘事學》，頁 131。



「副線」的人物是要跟著貫穿於作品的一系列事件的配角，他舉了苟才為例。的確，有的小說是主、副線並行的，副線的配角與主角的一系列事件相始終；但在《玉琳國師》中，副線卻是由多位人物接力而成，也就是由幾位重要的配角搭配著玉琳所遭遇的一系列事件，其中最具關鍵的是他的師兄玉嵐，因此，本節將主論述副線人物玉嵐的角色描述。

（一）外現羅漢相，內秘菩薩行

玉琳的師兄玉嵐在《玉琳國師》中是個明顯的對照者，他處處不同於玉琳：玉琳有明確的出身；玉嵐則如橫空出世般在小說第六章〈有一個半徒弟〉中出場，而且出場的描寫是如此：

他舉步正待跨進寺門，大肚彌勒菩薩的像座後走出了他唯一的師兄玉嵐——一個每天只吃飯睡覺的和尚！⁵⁹

這樣的「出場介紹」帶有玉琳對師兄的評價與個人情緒，而這些評價並非完全出自玉琳一個人的偏見，寺中其他人也都經常有更具體的議論：

他回憶起自己自從出家以來，為了有這位好吃懶做的師兄，不知受了多少別人私下的竊笑！

他想起了過去有一次聽到很多人在談論：

「玉琳的師兄有一餐聽說吃了八大碗飯！」

「說起玉琳的師兄來，飯是會吃的，就是連掃地的掃帚都不會拿！」

「我們住持和尚收了這種寶貝徒弟，真是該他倒霉！」

⁵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2。



「你們還不知道住持和尚有私心哩，他常常稱讚自己收的徒弟都是好的，都說是什麼法門的龍象，照這樣看起來，養些龍象光吃飯，還不如養些貓兒狗兒的來捉老鼠和守門。」

這些大眾師淺知淺見嘲笑的話，像銳刀一樣的刺傷著玉琳的心，他想：為了有這樣一位師兄，師父和自己都是面上無光！

他聽了這些話後，也曾向他們解說過，他說：「玉嵐有玉嵐的名字，你們最好講他一個人，不要老說「玉琳的師兄」，把我也牽涉到他的身上去。」⁶⁰

起初的玉琳雖然不喜歡他人如此評論師兄，但並非自己不認同這些評論，而是他恥於與玉嵐並列；事實上，這些看法顯示的也是玉琳此時心中真正的想法，他在後來甚至當面指責師兄：

你今天也懂得不能給師父知道，你想想你日常的生活，有沒有像一個出家人？每天不是在寺裏吃飯睡覺，就是到寺外去亂跑，人家背後的譏諷嘲笑你一點都不顧及，衣冠是穿戴得不整齊，走路又是瘋瘋顛顛，說話不管輕重，行動毫無威儀，你應該想想佛教的體統，師父的面子，給你弄得糟到了什麼地步？你這樣行為，怎麼能對得起佛教呢？⁶¹

這段評論也顯示了早期玉琳對待萬物的心態以及存有「我慢」之心，當然，師兄的種種行為、言詞、穿著與玉琳都是顯著的對照，簡而言之，就是「醜陋」。如同前文所說，在抄寫《法華經》事件之後，師父天隱老和尚才說出了玉嵐是「外現羅漢相，內秘菩薩行」的人。此時的玉嵐種種表現，除了與玉琳對照之

⁶⁰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44。

⁶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57。



外，也是成就主現人物的知慚愧之心，黃怡禎說：

藉著師兄玉嵐這個角色，玉琳看見自己嬌慢的心，嬌慢是一種我慢心，好勝心，重要的是玉琳懂得慚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要知慚愧，學習認錯，知慚愧才會認錯改過。⁶²

玉嵐的角色是副線，但透過他的形象、行為，讓主線的玉琳個人修為能破除我慢，檢視、改正自我的不足，以正面的態度與眼光去看待世間人是與萬物，所以到了後期安徽遇群盜時，能以平靜之心、平等的態度去開示他們真心向佛，而非有先入為主的態度認定惡人必是好吃懶做、生性兇殘。

（二）把降伏惡魔當作修行

前述玉琳於千華庵時，受到吳師爺的栽贓陷害，再加上玉琳一心以死來感化吳師爺，以至於差點冤死獄中。幸賴最後關頭師兄玉嵐出面為玉琳洗刷冤屈，並列舉證據證明殺人者乃吳師爺。關於玉琳願意代吳師爺受過的原因前文已述，而玉嵐公然揭發吳師爺的犯行，使之接受法律的制裁，也有一套他自己的看法：

「哈哈！辦我的罪？你們以為我和我的師弟玉琳是一樣的氣派？」玉嵐用手指著玉琳，玉琳低頭無語。「你們此時把玉琳再怎樣冤枉死了，他也以為這是忍辱、為人、修行，然而我是把降伏惡魔當做修行。……」⁶³

其實，玉琳與玉嵐都看出了吳師爺怙惡不悛、毫無悔意與愧疚的態度，⁶⁴但

⁶²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47。

⁶³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37 - 138。

⁶⁴ 文中寫道：「劉縣官叫人把玉琳說的話記起來給他去捺個指印。『師爺！』劉縣官掉頭對吳師爺道：『貴相府中雖然是一名丫鬟被害，但現在已判這位兇手抵命，師爺的尊見如何？』『這是罪有應得，罪有應得！』吳師爺連連的點頭，一臉的奸相！吳師爺的這幾句話聽進玉琳的耳裡，一陣傷心，幾乎要流下眼淚來。他又朝吳師爺看看，吳師爺裝不知道。」詳見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34 - 135。



玉琳並未改忍辱、度化吳師爺的態度；玉嵐則是「內秘菩薩行的道者，玉嵐的處理方式才是看透吳師爺根機，施以權智的做法。」⁶⁵不僅懲罰了吳師爺，也救了玉琳，可以說是副線的配角介入而拯救了主線的主角。

師兄弟回到千華庵，眾人對玉嵐表達感激之意後，玉嵐拉著玉琳的衣服說道：「師弟！現在是你回去的時候，今後你榮耀萬方，師兄是趕不上你了。」⁶⁶顯然，玉嵐在協助玉琳圓滿解決了與王小姐的兩世情緣糾葛，以及化解玉琳的我慢之關卡與覺悟眾生一體的真理而有怨親平等的修養之後，他知道引導玉琳的工作已完成，接下來將是由玉琳去榮耀佛教，自己將退居協助者的角色了。

（三）錦囊相助

當玉琳決心到各方雲遊參學時，就是展開玉嵐所說的「榮耀萬方」之始，也是天隱老和尚一再強調的「為教爭光」。臨行前，玉嵐給他三個錦囊：

你此去有災難，不易避免。有疑難的問題不易解決的時候，有此三個錦囊，可以使你逢凶化吉。你如逢危險，打開第一個錦囊；如遇息福之處，打開第二個錦囊；如對前途發生懷疑，打開第三個錦囊，裡面自有妙用無窮。師兄雖知你有不凡的福慧，自會處處化險為夷，但為你此去參學，相聚何時，很難預料。我既無金銀財寶，又無貴重物品，沒有什麼送給你作臨別紀念，送你三個錦囊，可能你還記著有個師兄。⁶⁷

玉嵐的三個錦囊，第一個錦囊指示玉琳在渡江時化解四海龍王朝見順治皇帝時所產生的巨大風浪，玉琳也因此幫助同船的皇帝躲過一劫，繼而登上國師

⁶⁵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頁 64。

⁶⁶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41。

⁶⁷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43。



之位。當玉琳隨順治皇帝進京住到西苑後，並擇於四月八日佛誕節「接受天子及四萬萬人的禮拜，這樣豈不是要把福折光了嗎？」⁶⁸於是打開第二個錦囊，裡面是一尊小巧的釋迦牟尼佛像，提醒他將佛像擺在桌前，讓他們拜佛即是。當玉琳住於西苑中一段時日後，開始感到自己能為眾生與佛教有什麼貢獻，也就是想到關於當時離開崇恩寺的初心為何，於是他打開第三個錦囊，內容是督促玉琳繼續弘法利生，而且是即知即行。

玉嵐在這段事件中的角色，就是輔助玉琳成為國師，並以國師的身分與責任繼續弘法利生，為教爭光。而且也在這段送上三個錦囊的對話之後，玉嵐就隱身於幕後擔任主角玉琳的輔助者角色，此後未在《玉琳國師》中正式現身。

（四）住持佛寺與揭發馬巡撫惡行

《玉琳國師》中的玉琳後來歷經兩件與佛教有關的大事，後面都有玉嵐的默默輔助。一件關於興教，一件關於護教。

前文提到玉琳在安徽感化一群強盜，使他們皈依出家，並將山寨改成正覺禪寺，玉琳並陪同他們住在寺中：

光陰如流水，無聲無息的過去，玉琳國師住在正覺山，醒道等七十餘名僧眾，對他恭敬服從，一師一道，他們都很快樂的生活著。醒道等奉持戒律很嚴，他們自從剃度以後，洗心革面，努力在佛法中淨化身心。正覺寺中的晨鐘暮鼓，像山間的天籟，喚醒迷途知返的人。玉琳國師常向他們說法開示，使大家沐浴在佛法僧三寶的慈光中，沒有恐怖，只有安穩；沒有貪瞋，只有平和；玉琳國師在這裏住了大概又是二年的時間。⁶⁹

⁶⁸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48。

⁶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61。



兩年的時間，玉琳已讓正覺山的名聲逐漸傳開，並得到高度的讚賞。同時也傳出順治皇帝因思念國師心切，下旨召示玉琳返京，而且安慶城的道臺也將慕名前往正覺禪寺參拜玉琳。因為皇帝的召見，以及避開過多的俗事麻煩，玉琳決定低調下山入京，臨行前召集大眾說道：

你們都很好，都能安貧樂道，你們道業上的進步，我很是安慰。但出家是為了弘法利生，我不能和你們永遠在一起，我還有更多的事去做，當今皇上正要見我，他當初曾許我「十年治國，十年興教」的諾言，興隆佛教，外緣也要緊，我想明天就下山，前往京城。不然，給地方上知道，迎呀送呀的反而不好。我去後，你們要和往常一樣用功修道，事務上要聽醒道監院的指揮。我曾告訴過你們，我的恩師年老了，他很少在外走動，但我有師兄玉嵐，他的道行修持比我高深，我若遇到他會請他來開示你們。⁷⁰

談話中，玉琳主動提及師兄，希望有機會可以請玉嵐代替自己主持正覺禪寺。當玉琳離寺一個多月後，得知師兄擔任了正覺山的住持，並且在他的號召下，道臺皈依了，一些雲水僧也紛紛前往正覺山參拜。玉琳感到歡喜的，是每次自己有遭難或是有不解之題時，師兄總是主動出手幫忙，為他護持正覺山。

在玉琳回京途中，因為一位馬姓考生蔑視佛教、僧徒，因而藉由打賭的方式讓這位馬姓青年擔任自己的侍從三年，藉以折伏他的貢高我慢。三年後因玉琳向順治皇帝請求而讓小馬擔任湖北巡撫，因而有了前述折毀歸元寺的事件。這雖然是小馬的個人行為，但畢竟舉薦他任官的是玉琳，除了對當地的佛教帶來災難之外，人們難免也會將這筆帳算在玉琳頭上，誠如後來歸元寺長老所說

⁷⁰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162。



的：

唉！聽說這個地獄種子的馬大人，還曾做過玉琳國師的侍者，玉琳國師，這也是一個地獄種子，這麼一個大魔王，他也提拔他，還在皇上面前保奏他為巡撫大人。我老了，不能再見到玉琳國師，若是能見到他，一定也要同他拼命，他有權有勢，是當今天子的國師，我沒有法子奈何他，但我可以到釋迦老子的面前告他一狀！⁷¹

為了護持歸元寺以及玉琳的名聲，也為了教訓馬巡撫，玉嵐如有神通的安排一名白鬚老人以一夜的時間駕舟千里，來到湖北境內，並且讓玉琳在馬巡撫拆毀歸元寺之前趕到，順利解除歸元寺的災難，也再度折伏馬巡撫。玉嵐的角色雖是副線配角，但因具有莫測高深的能力，才能讓居於主線位置的凡人玉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到達現場，解決問題。

在《玉琳國師》中，具備非凡能力玉嵐幾乎支起了全書主要副線人物的任務，也是透過他的陪襯，更能凸顯玉琳的性格純良與努力自我超越的努力；然而，小說的安排普遍是一名主角（主線）搭配數名配角（副線），配角的機能有輔助主角，如玉嵐；但更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對主角進行考驗，如王小姐對玉琳的「我慢」與「愛執」之考驗；吳師爺在小說中的篇幅並不多，但密集的對玉琳製造考驗，玉琳從化解其考驗中展現了達觀與智慧，甚至於代吳師爺受過以成就其怨親平等的修養等。因此，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從不同角度、面向的襯托也是至為重要，本文礙於篇幅，僅就主要的配角玉嵐進行副線人物的討論，至於其他副線人物的功能，僅列下表簡述之：

⁷¹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77。



主要副線人物	角色敘述與功能
王小姐	<p>前世也是富貴人家小姐，因迷戀「十不全」的書記師（也就是前世玉琳）的書法而產生自我「移情」，堅持與外貌醜陋的書記師相見，並以錢財相誘；結果一見，王小姐受到極大的驚嚇。書記師也自慚而尋死，所幸在住持和尚的勸慰下而打消念頭，並且「日夜虔誠的在佛殿上禮拜藥師琉璃光如來」，終於「求得今生的面同秋月，身如琉璃。」</p> <p>轉世後的玉琳生得一副美貌，再度吸引了轉世後的王小姐，她在夢中憶起前世之事：「你是為了我而蒙受羞辱，而想自殺，你是為了我，拜佛而求得如琉璃光一般的身體，你是一個很可愛很可敬的人，我願意永久的和你在一起！」</p> <p>王小姐是一個影響玉琳前世與今生前半的關鍵角色，因為王小姐對於「色身」的執著，對小說起了重要的影響。前世因十不全書記師的醜陋而受到驚嚇，並埋下書記師求得來生圓滿面貌的願望，並未來世再續前緣種下了因。</p>
翠紅	<p>王小姐的丫鬟，在本文中的角色是一個敘事補充者與代表世俗的挑戰者。在小說中，身處深閨之中的王小姐的許多消息都是透過翠紅的轉述而知；但轉述之中，處處表達對玉琳的無情的不滿與其修行的質疑。但最終在玉琳的感召下，也皈依出家，法號「宏道」。</p>
天隱和尚	<p>類似玉嵐般先知的角色，但多以語言適時引導或激勵玉琳，並未如玉嵐經常以行動幫助玉琳。對玉琳提出「為教爭光」的目標，成了玉琳一生實踐的目標，也因此讓原本厭惡權勢的玉琳接受國師之位。</p>



四、結語

在較多虛構的傳記情節中，主線的玉琳呈現的是一個具有堅定的人世修行者與充滿理想的僧徒，但在小說的設定中，還是屬於「凡人」，而且是從年輕的凡人僧徒一路修行成長。因為所有的成果，都來自個人的努力而非是因為天生的「神人」而自然唾手可得，因此才顯得難能可貴；相對的，師兄玉嵐則是具有先知與超能力者，在《玉琳國師》中，主角玉琳經歷各種磨練而成熟，但小說畢竟需要情節的跌宕起伏，所以有些困境除了玉琳本身要面對、克服之外，但畢竟人的能力與眼界是有限的，因此玉嵐的引導與輔助使得故事更具可看性與懸疑性。

《玉琳國師》小說虛構色彩較重，誠如吳章燕所云：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傳》中還原了歷史中的一些故事情節，如玉琳國師以磬山天隱和尚為修行禪法，為順治皇帝尊封「國師」等，但傳記虛構成分更多一些，嚴格意義上更接近歷史小說題材。《玉琳國師傳》的寫作因緣，是緣於鄉村尿桶啟發的靈感。當年為了驅散難忍的臭味，與星雲大師同道的煮雲法師繪聲繪色為他講述了國師的軼聞趣事。在此基礎上，星雲大師充分展開文學想像的翅膀，增加了情節和血肉，在《人生》雜誌上連載，啟發大眾。⁷²

《玉琳國師》的故事布局中，玉琳的角色是真實且親切的，但虛構性強的傳記文學必須經歷各種非常的挑戰才能臻於完人。所謂虛構的非常的挑戰，如果由一個能力平凡玉琳獨力去克服，顯然不盡合理，因此星雲大師創造了玉嵐

⁷² 吳章燕：〈文心與佛心——論星雲大師的傳記文學〉，《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第 190 期，2017 年 10 月，頁 94。



這個角色來擔綱這些不宜由玉琳獨力完成的工作，因此玉嵐「成為在小說中玉琳最重要的協助者，一方面啟發玉琳的修行，另一方面也肩負著解決事件的重要功能」。⁷³試想，若是玉琳具有各種超凡入聖的能力，凡事都能洞燭機先、順利化解，這樣的主線發展必然索然無味；但一部小說如果沒有這樣的情節與超能力者，則顯得平淡無奇，因此副線的玉嵐在關鍵時機的介入，是最適宜的安排。

五、徵引文獻

專書：

1.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2.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5月）。
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5》（高雄：佛光山出版社，2013年6月）。
4.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9》（高雄：佛光山出版社，2013年6月）。

期刊論文：

1. 煮雲法師：〈六年來的佛教出版界〉，《人生》第6卷11、12期合刊本，1954年12月。
2. 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人間佛教學報》第7期，2017年1月。

⁷³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頁200。



3. 吳章燕：〈文心與佛心——論星雲大師的傳記文學〉，《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第 190 期，2017 年 10 月。
4. 陳政彥：〈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小說類型研究——以成長小說為切入角度〉，《文學新鑰》第 27 期，2018 年 6 月。
5. 王祥穎：〈高僧傳記如何改編成舞台劇——以《玉琳國師》為例〉，《文學新鑰》第 28 期，2018 年 12 月。
6. 廖俊裕、王雪卿：〈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文學社會學考察〉，《文學新鑰》第 28 期，2018 年 12 月。

學位論文：

1.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關與時代觀》（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6 月）。

